



## 兩個觸着佛教邊緣的哲人

(續上期)

念 生

善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，只是一個真誠惻怛，便是他本體。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，便是孝；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，便是弟；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。只是一個良知，一個真誠惻怛。若是從兄的良知，不能致其真誠惻怛，即是事親的良知，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；事君的良知，不能致其真誠惻怛，即是從兄的良知，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。故致得事君的良知，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，致却從兄的良知，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。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，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，如此又是脫却本原，著在枝節上求了。良知只是一個，隨地發見流行處，當下具足，更無去來，不須假借。然其發見流行處，却自存輕重厚薄，毫髮不容增減，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。

這話大體不悞，我套他幾句：「若是仁民愛物的良知，不能致其真誠惻怛，即是事親從兄的良知，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。故致得仁民愛物的良知，便是致得事親從兄的良知，不是仁民愛物的良知不能致，却須又從事親從兄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。」爲什麼在這裏又說「仁民愛物，皆從此出」呢？論語：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？」集註引程子說：「行仁自孝弟始，孝弟是仁之一事，謂之行仁之本則可，謂是仁之本則不可。」陽明深贊此語（也見答徐文蔚書），現在可以仿照來說：良知自親親始，親親是良知之一事，謂之實踐良知之本則可，謂之良知之本則不可。行仁自孝弟始，只能說一切美德皆出於仁，不能說一切美德，皆出於孝弟，不過孝弟在仁之中，特居於重要地位。（孝經說一切美德皆出於孝，是就擴充而言，所當別論）良知自親親始，只能說一切美德，皆出於良知，不能說一切美德皆出於親親，不過親親在良知之中，特居於重要地位。因孝弟親親的重要，儘可不行一切美德以全孝弟，親親而不能違反一切美德以全孝弟親親。所以瞽瞍殺人，舜只能竊負而逃，而不以縱其殺人爲孝；象封有庠，舜只能納其貢賦，而不以縱其暴民爲弟；此所以爲聖人人倫之至。這種細微問題，姑置不論，陽明所舉四個例證，手足與頭目，草木與禽獸，禽獸與養親祀神燕賓，路人與至親，在陽明自命爲合於天然之中，由我看來，恰是不倫不類，全出自私意小智的擬議增損。如第一例：手足與頭目，同屬一

個生命，全頭目的生命，即是全手足的生命；其餘三例，不同屬一個生命，豈可相提並論？若以手足掉頭目的例，強迫施之於不同生命而非其志願，就是犧牲弱者，自古霸者之術，有此一說；而聖人之道，乃是孟子說的：「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」。剛好與此相反，陽明站在那一方面呢？第二例：草木無生命，禽獸有生命，以草木養禽獸自無不忍。第三例：禽獸與人都有生命，以禽獸養親祀神燕賓認爲當然，是非不能並立，齊宣王的鸞鐘，也是祭祀的事，宣王不忍牛之斃，孟子謂「是心足以王矣」，宣王自稱不忍，而陽明自稱忍得，陽明站在那一方面呢？第四例與第三例更不相侔，以第四推之第三，應該說蠶食豆羹，不能兩全，救路人不救禽獸，這話才講得通，而不應主張宰殺禽獸。以第三推之第四，則應該說殺路人以食至親，這話能講得通嗎？若知道殺路人以食至親，不是一體之仁，就知道殺禽獸以養親祀神燕賓，也不是一體之仁。所謂一體之仁，在「與」不在「取」，單食豆羹是「與」，殺而食肉是「取」，二者性質絕對相反。在比較輕重厚薄之下，急其所重，先其所厚，對於輕者薄者，可以無所與，而不可以有所取。若以有所取爲一體之仁，則今日共產黨控制大陸人民，強迫某人捐款，某人獻身，所持理由，謂將以利國福民，視陽明說的養親祀神燕賓，更爲振振有辭，也可稱爲合於良知，不失一體之仁了！

有人說：「孟子：『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』，集註：『物謂禽獸草木，愛謂取之有時，用之有節』，正是以有所取爲愛。共產黨於人類有所取，可以謂之不仁，陽明於物類有所取，不可謂之不愛。孟子明說：『君子之於物也，愛之而弗仁，』是愛與仁有其分別，陽明之說，未爲不當。」我說：若果如此，則仁字的解釋，只是人類一體，不是萬物一體，禽獸尚不在一體之內，何況草木瓦石？與陽明「大學問」的主張，完全衝突，而與人類固有兼及異類的廣大同情心，亦有未合。孟子的話，不是這樣。親仁愛二個字，合而言之都是仁。例如大學：『在親民』，是於民也說親，不是仁之而弗親；孟子：『是乃仁術也』，是於物也說仁，不是愛之而弗仁。至於連舉親仁愛三個字，而有弗親弗仁的話，是表示仁的程度。例如在生死關頭，對於親則寧可捨身以代，使我死而親生，是之謂親；對於民則與共患難而不必捨身以代，是謂仁之而弗親；對於動物，則盡力救助而不必與共患難，是謂愛之而弗仁；其他一切事准此類推，孟子的話，

到此為止。至對於植物礦物，當如朱子所解取之有時，用之有節，而不在孟子說話範圍之內。因為有時有節是因節用而愛惜，不是因同情而愛憐，由理智出發，不由情感出發，與親親仁民，不是一類的事。朱子忽略了這一點，於動物植物礦物，不加分別，所注完全錯誤。孟子本不有所取為愛物，陽明襲朱子之悞，不但違反孟子，亦違反人類自然的秉賦。其悞在徒有萬物一體之名，而不能行萬物一體之實。養親祀神燕賓，都是親親仁民的具體實現。照孟子的話，可由親親仁民而達於愛物；照陽明的話，則由親親仁民而達於不愛物，究竟何者為萬物一體之仁呢？有人說：「陽明一體之仁，在所事的神，所祀的神，所燕的賓，而不在所用的禽獸。你不應該就所用的禽獸，解釋一體之仁，」我說：這正是人類一體，為什麼說是萬物一體呢？

尤其陽明所說養親祀神燕賓一語，其中亦大有問題。論語：「子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」，集註引洪氏說，也以養祭為言，陽明更添上一項燕賓。他們知道這事不合理，所以戴上這個好看的帽子。實際講來，若這事合於一體之仁，雖以之自奉，無所不可，何必託名於養親祀神燕賓？若這事不合於一體之仁，以之自奉，有所不可，則養親祀神燕賓，亦所不可。明知其不合於一體之仁，不以自奉，而以之養親祀神燕賓。則是我能行一體之仁，而我所養的親，所祀的神，所燕的賓，都不能行一體之仁而惟餽啜是務，是我自處於仁，而以為我的親，我的神，我的賓都是不仁，這豈是君子的存心呢？況我的宰殺禽獸，果然但為養親祀神燕賓而不為自奉嗎？若兼為自奉，而託名於養親祀神燕賓，就未免於大學的誠意而不自欺的工夫有遺憾了。陽明或是這樣，洪氏以此揣度聖人，則未必然。孔子的釣弋，未必不為養祭，也未必不為自奉，自奉是身體上的享受，養祭是精神上的享受，二者本無區別。有人說：「釣弋既違背一體之仁，為什麼孔子還要釣弋呢？」我說：因為那時去茹毛飲血的時代未遠，人民狃於習慣，不能全斷殺機，孔子以這種行徑，觸發多數人對於異類的同情心，而樹立漸次斷殺的模範。若不信這個看法，試問孔子不可及之處，是在釣弋與弋呢？是在不綱與不射宿呢？釣弋不是一體之仁，不綱與不射宿，則是一體之仁。若說其不可及在釣弋，則漁夫獵人，賢於孔子遠甚；若說其不可及在不綱與不射宿，則我們今天應該學其不綱與不射宿，而不應該學其釣弋與弋。陽明的話，專學其釣弋與弋，不學其不綱與不射宿，所以未可。若能不但

又有人說：「養親祀神燕賓，既不應宰殺禽獸，若是親非此不樂，神非此不享，賓非此不歡，將如之何？況且孔子養親祀神燕賓，果不宰殺禽獸嗎？否則即不應獨責陽明。」我說神之享不享，誰能知之？若親不樂，賓不歡，當非盡人皆然。偶一有之，知其非一體之仁而勉強從事，是其事雖不仁，而其志在仁，於事親宴賓以外的事，必能行其一體之仁。孔子說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就是事雖惡而心則非惡，所以稱為無惡。孔子養親祀神燕賓，未必不宰殺禽獸，而既深知宰殺之非，不得已而為之，在可能範圍內行其仁慈，事雖不仁而心在於仁，可稱無惡。陽明以宰殺禽獸為當然，未免近於惡了。陽明的錯誤，在於以草木瓦石為仁的對象。傳習錄又寫着：

朱本思問：「人有虛靈，才有良知，若草木瓦石之類，亦有良知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人的良知，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，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，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。豈惟草木瓦石為然，天地無人的良知，亦不可為天地矣。蓋天地萬物，與人原是一體，其發斂之嚴精處，是人心一點靈明。風雨露雷，日月星辰，禽獸草木，山川土石，與人原是一體。故五穀禽獸之類，皆可以養人，藥石之類，皆可以療疾，只為同此一氣，故能相通耳。」

良知兩個字，本於孟子，義為不學而知。知是知覺，陽明謂草木瓦石都有知覺。草木的知覺，已甚難知，木石的知覺，更是求之於每人的良知而難於索解的。「大學問」所謂「是而為焉，非而非焉，」其理安在？揆度陽明之意，殆以為良知同於佛教的眞如。但佛教對於草木瓦石，認為有眞如之禮，無眞如之用，陽明又未作此分析。既以為凡物皆有知覺，又不能凡物一無違觸，遂不能不以宰殺禽獸為理所當然，而所謂萬物一體之仁，竟成有名無實，陳義雖高，實踐甚狹，可謂好高務遠之過。而不但此也，陽明既認為人類，禽獸，草木，瓦石都有良知，是必既名良知都是一樣。不但瓦石草木的良知，不易解釋，若說人與禽獸的良知都是一樣，就是告子所說「犬之性猶牛之性，牛之性猶人之性，」深為孟子所非。更以事實論之：低級的動物，各自生活互不關照，他的良知裏，根本沒有一體之仁。高級的動物，虎能同情於虎，而不同情於狼；獅能同情於獅，而不同情於象；他的良知裏，有同類一體之仁，沒有異類一體之仁。人類不但同情於人，而且同情於物，良知裏包含着萬物一體之仁，正是人之異於禽獸的所在。殘殺同類，是低級動物之所為，人而殘殺同類，即同於低級動物；殘殺異類，是高級動物之所為，人而殘殺異類，即同於高級動物，惟有愛同類併愛異類，才是人之所以為人，超出一切動物。才是人之所以居

三才之一，爲萬物之靈的真正理由。科學家如達爾文等，只承認人爲高級動物，而不承認超出一切動物，也就是不承認人爲天地之心。陽明雖承認人爲天地之心，而解釋頗欠明瞭。傳習錄上寫着：

問：「人心與物同體，如吾身是血氣流通的，所以謂之同體。若

於人便異體了，禽獸草木益遠矣。而何謂之同體？」先生曰：「你只在感應之機上看，豈但禽獸草木，難天地亦與我同體的，鬼神也與我同體的。」請問。先生曰：「爾看這個天地中間，甚麼是天地的心？」對曰：「嘗聞人是天地的心。」曰：「人又甚麼教作心？」對曰：

「只是一個靈明。」曰：「可知充天塞地中間，只有這個靈明，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。我的靈明，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。天沒有我的靈明，誰去仰他高；地沒有我的靈明，誰去俯他深；鬼神沒有我的靈明，誰去辨他吉凶災祥？天地鬼神萬物，離却我的靈明，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。我的靈明，離却天地鬼神萬物，亦沒有我的靈明。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，如何與他間隔得？」又問：「天地鬼神萬物，千古現在，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？」曰：「今看死的人，他這些精靈游散了，他的天地萬物，尙在何處？」

這只是佛教唯識宗的粗義，靈明是見分，天地鬼神萬物是相分，必須見分與相分合起來，才能構成一個識，所以名之曰萬法唯識，但與人爲天地之心無涉。陽明在本段說良知即是靈明，在前段說禽獸草木瓦石都有良知，也就是禽獸草木瓦石都有靈明，而在本段又說天地鬼神萬物只是與見分相對的相分。究竟瓦石草木，有沒有見分的靈明，我們不得而知。而禽獸則各自有其靈明，即各自有其見分。牠們的見分，也以天地鬼神萬物爲相分。若如陽明之說，牠們也可以自稱爲天地之心。那末人爲天地之心一語，便是人類的私言，不是天下的公言，所說參天地而育萬物，都是一派空談了。所以人爲天地之心，不在人的靈明以見分對相分，而在人的靈明裏所包括的愛同類兼愛異類的廣大同情心。與其說是知識問題，毋寧說是道德問題。這項道德，與知識生而俱有，不由後得。陽明忽視了這項道德，主張屠殺動物，只是人類一體之仁，不是萬物一體之仁。陽明在前段以五穀禽獸養人，藥石療疾爲一體，在本段以見分相分相對爲一體，都只是一體而不是仁。仁字從人從二，人是諧聲，二是會義，是既名爲仁，必有對象之意。亦可兩俱會意，人是孟子所說「人也者仁也」，二還是既名爲仁，必有對象之意。前人舊解，「相人偶也」謂人與人之間才有仁，含義太狹，是後世儒家所本。這樣自私自利的講法，就不是天地之心了。至於由遍愛人與禽獸而推之於草木瓦石，瓦石是經濟觀念，說已詳前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存着一套很好看的茶具，另一位朋友向他要其中的一件，他說

：「我不忍折散了他們的伴侶，」另外一位朋友說：「這真是仁人之言。」這樣雖不是經濟觀念，但由於假定植物有知，不是正確的道理。至對草木的不忍，同情心深厚的人，有其可能。本年中央日報披載張秀亞女士所作「凡妮的手冊」，說從來不用花瓶插花，因爲到了奉謝拋棄的時候，那是需要殘忍的。」這種意境，不是人人皆然，也不是事事皆然。隨園詩話載着某太守將伐一大樹，有人夜間題詩樹上：「遙知此去棟樑材，無復清陰覆綠苔，只恐月明霜露冷，誤他千歲鶴歸來。」太守閱之，遂止不伐。假設他不說動物的失望，而只說植物的可憐，未必能感動太守。人的同情心，總是在動物方面，易於發現。佛制小乘戒律，不得無故斬伐草樹，其理由爲壞鬼神宅，也是這個道理。若逕對草樹而言，煮米煮菜，何以自完其說？至大乘戒爲度生方便則不加禁制。蓋在可能範圍，愛護草木，所以涵養其一體之仁，但不取嚴格規定。宋儒草非碍足不刈，深得此意，不過碍足即刈，可施之於僅有生機之草木，不應施之於同有生命之禽獸耳。

佛教分當前境界爲有情世間與器世間。所有動物爲有情世間，如人與禽獸蟲魚皆是；所有植物礦物爲器世間，如草木瓦石山河大地皆是。有情世間依器世間而生存，故萬物一體之仁，以有情世間爲主，凡有生命之物，皆不可殺。草木無生命而有生機，在可能範圍，加以愛護。瓦石之類則不規定。必須這樣，才能既合於每人固有的廣大同情心，而又不妨礙每人必要的生活條件這是適中易行的道，儒教一體之仁，與此無有不同。中庸說：「天命之謂性」，謂具此一體之仁；「率性之謂道」，謂行此一體之仁；「修道之謂教」，即此適中易行之道，必待修而明之而後可以教人。所謂修明，不是陽明所說以私智揣摸測度，有所增損。而是根據每人愛同類兼愛異類的廣大同情心，及天地萬物的自然規律，（指動物賴植物而生存）而定其界限，使之簡易可行。陽明謂佛教鴛其私心於過高，失之虛妄空寂，而無有乎天下國家之施。究竟是佛教主張以有生命之物，爲仁的對象，在可能範圍及於草木，這個簡易可行的道，爲鴛其私心於過高，失之虛妄空寂，而無有乎天下國家之施呢？還是陽明主張草木瓦石爲仁的對象，那個可言而不可行的道，爲鴛其私心於過高，失之虛妄空寂，而無有乎天下國家之施呢？這是人生的基本道德，不但不該趨於虛妄空寂，並且應該實實在在，一步兩腳印的走去。這個基礎打不好，一切談玄說妙，都是廢話。中庸續說，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」就是要至誠無偽，表裏如一的一切實作去。孟子說：「見其聲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。」恰與這兩句話相反，可見孟子是權宜說法，不是基本之談。中庸續說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歷來

注疏家對這些話專向玄妙處推求，所以不能中肯。聖人之道只是仁，喜怒哀樂未發的時候，沒有喜怒哀樂，心中一片生機，「盹之其仁，淵淵其天，浩浩其天」公正無我，所以名之曰中，名之曰大本。喜怒哀樂已發的時候，因仁而喜，因不仁而怒，因失仁而哀，因得仁而樂，四者都本於仁，沒有衝突鬭爭，所以名之曰和，名之曰達道。到了中與和的程度，位於天地之間而備三才，與天地的育萬物同其氣象。必須這樣解釋，才能與上天命謂性，一貫相承，而說明了萬物一體之仁。若一體之仁，只限於人類，則與天地之育萬物不合；若一體之仁，普及於植物礦物，則與天地以植物礦物養動物不合；前者為不及而後者為過，所以孔子說：「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，智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，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」除了萬物一體之仁，別無聖人之道，孔子所謂無過不及，即佛教以動物為仁的對象而可能及於草木的簡易可行之道。後儒口說人為天地之心，而實際行事，抹煞了天地之心，佛教不說人為天地之心，而實際行事，貫澈了天地之心。聖賢的道理，是應該由佛教為之發揚光大的。因為中國印度的文化發展狀況不同，國民性也有差別。孔子取漸進態度，反復演述仁的重要，使人逐漸斷殺；釋迦取頓斷態度，毅然制定了凡有生命，皆不可殺的戒律；所謂東海有聖人，西海有聖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若沒有孔子之漸，釋迦的頓斷，何能一拍即合為中國民族所接受，而證明了東方的大乘根器呢？

有人說：「你再說天地以植物礦物養動物，那末動物互相食噉，怎樣解釋呢？」我說那是禽獸的境界，不是人的境界，我在前面已說過，殘殺同類，是低級動物所為，殘殺異類，是高級動物所為，愛同類兼愛異類，是人之所以為人。大約在人類古代的文明，已懂得人類一體之仁，而歷代聖賢的言語行事，則向萬物一體之仁邁進。堯舜時代，已講究「鳥獸魚鼈咸若」。湯解三面之網，詩經麟趾騶虞，都以不殺為仁。左傳僖公三十年，介葛盧聞牛鳴，曰：「是生三犧，皆用之矣，其音云。」問之果然。我們很容易想出牛的悲苦情調。左氏記載這事是對犧牲祭神的正面諷刺。禮記上寫着：「君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，士無故不殺犬豕，庶人無故不食珍。」孔子既秉禮而行，而論語鄉黨篇又寫着「沽酒市脯不食」。是無故不殺，而又不吃買來的肉，吃肉的時候甚少。所以鄉黨篇又寫着吃肉的種種講究，也就像今人偶得珍品，鄭重其事的意思。孔子自說飯蔬飲水，後儒竟認為天天吃肉，那是多們的可笑。莊子寫着顏子三月不飲酒，不茹葷，孔子說他是祭祀之齋，而在論語上則說他三月不違仁。這兩個三月，若無關係，何能巧合？孟子對戰國庸主講「老者衣帛食肉」，「魚鼈不可勝食」，乃是權宜隨俗之談，而基本思想，則說：「仁者以其所愛，及其所不愛，不愛二字，賅括甚廣。那時佛教未入中國，尙未有戒殺茹素之說，而社會上受了聖賢的陶冶，漸漸知道了萬物一體之仁，雖

趙簡子那樣權臣，都懂得「正且放生，示有恩也」(見列子說符篇)到了漢代佛教東來，主張徹底戒殺，與中國舊思想，水乳交融，風行遠近，正是人類高度文明的表現。宋明時代，社會上戒殺茹素的人，已是很多，即不能戒殺茹素的人，也認為這是好事而不加反對。惟有一部學者，竟開倒車，只學了孔子的鈞與弋，而忽略了不綱不射宿的義意。如紹興間因旱禱雨，諫議大夫趙鼎上言，請於禁屠豬羊外，並及鵝鴨，胡致堂遂名之為鵝鴨諫議，胡氏有什麼理由，可以駁倒趙鼎，只是逞其輕薄口吻。若照他的看法，後來程頤任崇政殿說書，力讚哲學的盟漱避蟻，而諫其濶欄折柳，也可稱之為鵝鴨說書，柳枝說書了。但程朱等人，雖知萬物一體之仁，依然不能實踐。當他們執家於牢，執鷄於塒，眼看着掙扎，耳聽着哀號，毫不動念，犧牲對方的生命，以滿足自己的片刻享受，就是這樣的一體之仁，反說戒殺茹素，是二氏之教，吾儒不取，怎麼能使人心服呢？宋儒只是馬馬虎虎的說，到了金山，更將對象擴大而非難佛教。他說：「佛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，然知施於動物，不知施於植物，此之謂不知類。況滅絕親親之倫，此之謂不知本。」那末儒教的愛物，是施於動物而兼施於植物了，怎樣的愛法呢？是一切動物植物，都應由我主持，任我宰割，聽我支配，為我犧牲，與蘇俄政府的愛民相同。陽明把萬物一體之仁，推廣到草木瓦石，由植物更加上礦物，也是這樣。他們因為要壓倒佛教，所以將一體之仁，說得這們廣大。就是說佛教只是動物一體，我們不但動物一體，而且植物一體，不但植物一體，而且礦物植物動物還不是都聽他的？為了草木，犧牲瓦石，為了禽獸，犧牲草木，為了人類，犧牲禽獸，為了至親，犧牲路人，無往而不可犧牲，那些理由是很多的。本來佛教的戒殺茹素，非信道克己的人，不易辦到。現在有了超佛教的理論，而又不受佛教的拘束，人何樂而不為？我曾見許多佛教以外的宗教，他說我們這個教，不在佛教以下，但是不用戒殺茹素，大家遂趨之若鶩。何況理學家挾孔孟的餘澤，自稱超越佛教，仍不用戒殺茹素呢？聽其言，高於九天之上，察其事，不出物欲之常，對於有偷心的人，確具號召力量，我不敢說他們曲學阿世，但是他們的理論，果合於人類固有的廣大同情心嗎？大學說：「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」他們似乎不自欺。孟子說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，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」他們也是萬物皆備，只是既不誠，又不恕。若說他們是誠，他們號稱對瓦石草木，都是仁的範圍，而對同有生命的禽獸，尙不能並育不害，同時他們對於禽獸的掙扎哀號，不是毫無惻隱之心，而是不能貫徹惻隱之心，其誠安在？若說他們是恕，瓦石草木不是恕的對象，禽獸食生惡死，與人有何不同，他們只恕於人，不恕於物，只是人類一體，不是萬物一體了。(滅絕親親之論說見後)

未完待續